

文艺现场

新作快评

唱响初心 向未来

——原创歌曲《共产党为人民 百年千年万年》评析

□ 欧阳志荣

不久前，原创主旋律歌曲《共产党为人民 百年千年万年》相关音频及MV一经在电视和网络上传播，便引发热烈反响，好评如潮。

“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。”一百年来，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，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，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，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创造出了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伟业。正是基于这一深刻而鲜明的时代主题，原创主旋律歌曲《共产党为人民百年千年万年》应运而生。

这首作品由一唱作词、田信国作曲、吕继宏演唱。歌曲围绕“初心永不变，把人民装在心里，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”这一主题，以其精湛的艺术创作、精良的作品制作、精细的演唱、深情歌颂了党和人民之间的鱼水之情，讴歌了中国共产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不变的初心。

康德曾经说过：“美的艺术是一种境界。”这样一首主旋律歌曲，无论是从词曲创作或演唱来看，都是一种审美的享受。歌曲的曲式简练、旋律清彻，或激昂铿锵，或深情婉转，结束点题的那句“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，共产党为人民，百年千年万年”的旋律更是让人久久回味。

歌词前四句采取自问自答的对话方式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对“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”做了心灵呼应：“你把老百姓放在了心尖尖，老百姓跟着你日子越过越甜。”副歌部分进一步回应了时代主题。因为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永远不变，才会有“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”的重要论断。从主歌部分的自问自答，到副歌部分的深情咏叹，进一步抒发了人民对党的拥护和爱戴。

歌曲结尾直截了当，用最直白最真挚最滚烫的话喊出“共产党为人民百年千年万年”。这是人民的心声，这是时代的期盼，这是历史的选择和必然。歌词“百年千年万年”的递进，昭示了党带领人民站在新的百年迈向新的征程，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信念和信心。

歌曲创作采用五声音阶为基础的调式，为并列单二部曲式结构。A段是充满感情的诉说，B段是富有激情的歌颂。歌词洗练直白，旋律走心抒情、简洁生动。旋律中反复出现的mi、so、la、do几个主音，配以相应的复调，既情绪高昂，又娓娓道来。4/4拍子的节奏既能娓娓叙述，又能款款抒情。主歌部分，旋律深情而真诚，就像儿女在向父母倾诉表白。顺着旋律细细吟诵，党和人民的血脉相连，人民和党的生死相依，所有这些都在这柔情的旋律中得到了丰富的展现。副歌的抒情没有过度张扬，也没有曲调的炫耀，而是自然的情感流露。旋律的线条进行体现出一种呼应关系，均为先抑后扬的正常形旋律线，结束句最后都落在主音上，使得音乐具有较稳定的稳定感。整首作品的旋律呈现流畅、细腻、变化丰富的艺术特色，切分音、装饰音、连音线、级进音型、级进音型和各种节奏型的交替结合，形成一种跌宕起伏而又前后统一的曲调风格。

这首歌共有两段，词作者用诗化语言，情理交融，艺术地表达：“你说人民就是江山，是把咱老百姓放在了心尖尖。你说江山就是人民，老百姓跟着你日子越过越甜”“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，以百姓心为心，初心永不变。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，共产党为人民，百年千年万年。”两段主歌都用第二人称叙述、抒情，深情而质朴，真诚而深刻。听这样的歌，我们仿佛回到了炮火硝烟的战争年代，正是人民用最后一粒米，用最后半条被子，用生命滋养着年轻的共产党；用门板扛前进，用担架抬民心，用小推车推胜利，铺下了新中国诞生的坚定基石。从战争年代的炮火硝烟到如今筑梦新时代，扬帆新征程，党和人民一路走来，始终心手相连、患难与共。

主歌偏于叙述，副歌偏于抒情。在副歌部分，“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”的主题反复出现。为了诠释这个主题，作者用生动形象的词句做了演绎，“谁把人民放心，谁视人民大如天”，短短几句话语直击人心，“以百姓心为心”表象更是明晰生动，极具内涵：共产党始终为人民，始终守的是人民的心。

最是情动人心，最是笃行砺初心。演唱者的深情演绎，让听众在不同的声音场中感受音乐的魅力，感受党和人民的血脉情缘。声音的柔美与刚强，使歌曲在不断的情绪递进中与听众的情感达到了高度共鸣。

歌曲的生命在于传播，传播的意义在于引起人民群众广泛而持久的同频共振。而优秀的作品则是实现传播最大效应的前提。《共产党为人民百年千年万年》这首原创歌曲给我们的启示是：优秀作品的产生是艺术家向生活学习、拜人民为师，不断探索、不断实践的产物。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讴歌人民，为人民歌唱，是党和人民时代赋予的使命。

书写三江源的绿色传奇

□ 本报记者 万芸芸

1 自然之旅：看见那片神奇的土地

“三江源是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，书写三江源的故事就是书写自己的故事。那里景观壮阔而高拔，人与人的关系却细腻柔软。大家都说着‘扎西德勒’，都给对方献上洁白的哈达，很多时都忘了这是哪个民族的语言和习惯，因为它跟那片土地粘连在一起，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，是雪山和草原永远纯洁苍翠的一部分。”研讨会上，作者杨志军率先发言，真诚吐露着创作动机——希望为那片生养之地留下一部文学的言说。

三江源，中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，有“中华水塔”“高原野生动物王国”等美誉，是长江、黄河、澜沧江的发源地，也是雪豹、藏羚羊等珍稀物种的庇护所。去年，三江源国家公园被列入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。

《三江源的扎西德勒》将视野深入青藏高原腹地，讲述了一个温暖的故事：小海的爸爸失踪了，小海与妈妈和救助站的野生动物一道，前往雪山寻找爸爸。寻找的过程，亦是精神抵达的过程。小海一边以孩子天真的目光，探寻着三江源神奇的自然风光，一边在与小动物们的朝夕相伴中，回忆家人救助野生动物的往事。

“给孩子播撒阅读的种子，让他们汲取人类知识，是作家和出版人的责任。”在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郭书林看来，写人与自然的生态文学作品，应该把科学知识展现出来，同时兼具趣味性、可读性。“而这本书正是把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可读性巧妙地融为一体，让人对三江源那片神奇的高原腹地逐渐形成了生动鲜活的印象。”

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则站在文学史的高度，评价这本书是原创儿童文学主题性写作走向成熟的标志。“作品在题材的稀缺性、知识的专业性等方面都达成了较为完美的统一，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美学特质，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做了一个立体的活广告，也为儿童文学写作拓展了广阔的美学空间。”

其他与会专家也毫不掩饰他们的惊喜：“就像相声抖包袱一样，随着小海寻找爸爸的过程，巴颜喀拉山、可可西里等一一呈现”“许多人对三江源是陌生的，这本书让人零距离接触到三江源”……

专家们一致认为，《三江源的扎西德勒》题材新颖，将寻找与成长的永恒文学母题进行了融合，描绘出一幅幅壮美深邃的藏地风光。那气势磅礴的冰天雪地，那如诗如画的湖泊湿地，还有那一只只独属高原的野生动物，在作家的笔下跃然纸上，而一系列精美插画的“颜值加持”，让这一切更加生动而直观。

2 文学之旅：感受儿童文学的独特魅力

4月22日，第53个世界地球日。“书写三江源的绿色传奇——《三江源的扎西德勒》作品研讨会”在线上举行。来自北京、江西等地的专家学者相聚云端，围绕作家杨志军儿童文学新作《三江源的扎西德勒》展开了交流和研讨——



2018年，杨志军《巴颜喀拉山的孩子》出版，那是他试水“藏地少年系列”的儿童文学创作。如今，又一部三年磨一剑的新作亮相。专家们认为，相较前作，《三江源的扎西德勒》在创作技巧和文学探索等方面更成熟与深刻，该书也登上了2022年1-2月中国好书月榜。

文中，三十余种野生动物一一登场。尤其是那些在小海救助站的动物，不仅有名字，还有着亲切的辈分称呼。尽管面临盗猎、草场退化、无良游客等诸多困扰，但脾性不同的它们，都在努力书写生命，就像人一样：始终坚信母雁没有死，每年越冬回来，都会像第一次回来那样，高声鸣叫着，一会儿踱步，一会儿飞翔，找遍救助站的角角落落的斑头雁大叔；獐子猓狗与拐子岩羊，互为天敌，也同为难友，为了躲避笑脸叔叔的迫害，他们竟然组队逃跑；还有总是形影不离、又相互“嫌弃”的小黄马遥遥和藏獒多吉，时常为落在小海肩上而争风吃醋的红嘴鸦阳阳和金雕小白，以及受枪伤后艰难生下小白唇鹿扎西的白唇鹿妈妈……

“这是一本具有童话气质的儿童小说。说得俏皮一点，是一部伪装成小说的童话，伪装成诗集的小说。”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说，《三江源的扎西德勒》把现实的成人世界和充满幻想的孩子世界互相交织。无独有偶，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

李朝全也认为这是一个跨文体的创作。作品跨越了小说和童话两种文体，把三江源塑造成一个童话世界，动物和人一样有感情、互助为乐。

省文联主席叶青则评价“这部作品的内涵超出了儿童文学的范畴，作者将充满忧患意识的生态文学，与充满想象和童趣的儿童文学结合，让略显沉重的现实主义的生态文学绽放出理想主义的火花。”

作品中诗意的语言，也被许多专家所称道。在该作之前，作者杨志军已创作了长篇小说《藏獒》《环湖崩溃》等，作品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工程奖”、中国出版政府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。丰富的阅历、广博的学识，从作家的笔端融进了“奶奶”的童谣、小海的儿歌、格列哥哥的民歌、“爸爸”编的词中。

“诗、歌、文三者琴瑟相随，带来相得益彰、相互映衬之感”“那些诗意的、充盈着充沛情感的歌词，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，一唱三叹，与作品的叙事水乳交融，与文学的表达心心相印，激活了独特鲜活的民族美学”……

此外，专家们还围绕作品的动物书写的开掘与深化、儿童视角的纯熟和自然、多种叙事方式的杂糅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。而“这是一部聚焦时代主题、体现原创儿童文学深度与广度的精品力作”，成为大家的共识。

3 思想之旅：抵达生命的制高点

“我们拥有生命，不仅仅是为了活着，而是为了对其他生命有用和有益，为了对这个世界说一声‘我是你的。’然后听到这个世界的回答‘我也是你的。’彼此的拥有就是彼此的相爱。因此，做一个对别的生命有用有益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。”小说最后，小海的爸爸积劳成疾，离开人世。第二年，有人在他的墓前立了一块碑，上面刻着：三江源动物爸爸之墓。

研讨会上，有些专家情不自禁地朗读了这段原文，他们被生命的辽阔感动，也被高原上万物同源、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感动。

为了阻止登山队将易燃物带入冰川，小海的爸爸孤身前去劝阻，后突遇雪崩，他带着登山队员一起逃到冰洞中；为了救护三江源的野生动物，他成立了雄鹰支队，设立了小海救助站，为此常常透支收入……而曾被小海的爸爸救助过的那些动物，在得知他失踪

后，一路跟随小海母子，寻找救命恩人。面对荒漠狼的围攻和撕咬，它们仍拼尽全力，直至献出生命。为了纪念救人牺牲的尼玛，以及金雕小白、大灰狼星宿海等动物，大家建立了两组雕塑，把那些美好的形象，永远留在雪山上。

“儿童文学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来的其实是成年人道德水平。”如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所言，儿童文学由成人创作，但主人公常是儿童。“可贵的是，作品不俯视，也不仰视，而是采用了平等关系，去呈现一些真相。虽不是乌托邦，却流露出理想主义的气质。”

“好的儿童文学应该含有多种‘微量元素’，给孩子提供多方面的帮助。”中国图书评论协会副会长杨平认为，这本书是一部多元融合的集大成之作，给儿童传达了自然观、宇宙观、世界观，同时还有厚重的社会观、人生观、哲学观。

诚然，书中构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，引发了专家们的广泛共鸣，“祖孙三代人，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坚守，对高原动植物和自然生态进行研究和崇拜，体现出深层次的人文情怀和崇高的生命关怀”“这部作品充满治愈作用，引领人向上，为年幼的读者带去不一样的成长期许”“常人看来，人与动物，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，但其实，这种关系也可以反过来”……

“相信童话并不是说要呵护童心，甚至回避现实，拒绝成长。而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一种人生的哲学理解，是在追求的同时，追求真与美、善的并举，是一种拉长时间轴以后的追寻和坚守。”太原师范学院教授崔昕平解释说。

小海一家祖籍青海，那里有着全国统一高程基准面，也就是海拔0的地方。藏语扎西德勒是吉祥如意的意思，小海一家跨越山海，扎根青藏高原，他们希望的显然不仅仅是三江源的扎西德勒。专家们认为，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加强，生态儿童文学，还有更广阔的开掘空间。

创作谈

杂花生树以及有效的写作

□ 陈蔚文



向文学求文学是逼仄的，越来越这么觉得，健康、有生命力的文学必然要从其他学科或艺术门类获取更多养分与支持。人文史地，甚至是心理学、社会学以及新闻……

几年前，有次给儿子报古诗听写，“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”。君为谁？李龟年。唐朝知名音乐人，为玄宗赏重。还有呢？一无所知了。突然就想多了解下这位进入杜甫名诗的音乐人的命运，从这开头，写了个古代名诗人和朋友的系列。苏轼与刘景文，李白与汪伦，高适与董大……由此，补了些历史课，因为写几千字的这系列，读了十几万字的史料，把诗人和他们生活的时代捋了一遍。

这系列的随笔刊发于《作品》等杂志，有友讶异：“转写史类随笔？”也不是，兴之所至而已，借由这几位才华卓越的诗人朋友圈展开一次历史回溯，走近些诗人和他们的朋友——在那个早已远去的时代里，他们的才华风采与人生遭际如在眼前。他们和笔下的诗篇同构了中国文化的故乡，即便今后不再写此类随笔，对历史的兴趣却在这个系列的写作中得以滋长。

文学，不仅仅是文字与修辞，也不仅仅是一腔情怀，它的核心是视角与见地，是识物知人。“在微博上你可能只需要表态，而在文学中你就要面对更为复杂的、具体境遇下的选择和思量。”

选择和思量，需要人抬起头，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，正发生着什么，你又是如何看待外面的发生。对一些陌生的事物，要有点耐心，不要急于言之凿凿地给出判

断。这过程中，一次次的辨别与思考，丰富着人的认知，使虚悬的臆想落地，使语言的操练通往价值的实现。

写作应当为人推开一扇窗，乃至一扇门，走出去，走得更远，去看天地是什么样子，而不是关上门孤芳自赏——鲁迅先生早讽刺过这现象，说有两类奇特大愿，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，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着的姑娘，还有一个卖大饼的；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，吐半口血，两个侍儿扶着，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。

要摒弃这类病态，视野不妨杂些，对现实的介入不妨深入些，对人之所长多点欣赏，对己之所短多点自嘲。面对纷繁世相，不能只居一隅，琢磨那点眼前花草虫鱼，只看到“好看的姑娘”和薄暮的“秋海棠”。

众声喧哗，色调斑驳，这也正为文学的多样性提供了境遇。过于整饬的花园有时反会缺点生命力，杂花生树才有生机。经典要读，新闻得关注，也别排斥大众文化，综艺一样有养分。前不久重刷了个舞蹈节目，优秀的舞蹈让人惊叹舞者深厚的表现力与控制力，每一个控腿、翻腾、跳跃，都源自对身体的高度控制与情感的流露，观之如行云流水，明霞散舞，正如好的文学作品带给人的阅读享受。还有“脱口秀”——里面恰是当下文学所缺乏的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与幽默精神。

体育节目亦然。这届冬奥会，看了不少赛事，追看羽生结弦的花滑，在B站刷完了他所有表演。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”，在“神乎其技”的美的背后，是无数次枯燥与最基础的训练，没有“廉价的花招”可耍。

这些综艺，都让人体验文艺之美，同样带来愉悦与感动。我愿继续保持自己雅俗共赏的虎狼兴趣。在愉悦之外，它们使我的写作，不论题材或调性，或许都有了

些区分他人之处。

文学，只是丰富的文化产品中的一部分。让我们沿着那些伟大作家的目光看过去——你会发现，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文学，还有文化，以及文明。从文学出发，去向文明；从文明返回，回归文学。这样的文学才是有力量的，才可恒久远。

不一定非得写，但如果写，尽量保证有效的写作。有效与无效，不论社会效应，至少得让自己的心雁过留痕。对于一个职业写作者尤其。已然文字熟练，码个几千上万字毫不费力，但几千上万字是否属于有效写作？它对于人心，是否有那么点触动？对于现实，是否可提供一点关照？

从某种意义上，一个稚气的孩子写的小诗，很可能是有效的。比如我读过一个五岁孩子的诗，“要是笑过了头/你就会飞到天上去/要想回到地面/你就必须做一件伤心事”，多好！一个头衔一堆的作家，作品有时可能是无效的，它们只是流畅而工整的一堆废话，油腻的正确。

当然，不能保证一个人写下的每篇文章都有效，但至少在其创作中，有效作品应当达到一定比例，百分之六十以上得有吧？如果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就是写作者中的优等生了。我希望自己尽量努力。



第170期

本版邮箱：perft@qq.com 本版电话：0791-86849413